

# 狂情

## 薩拉凱恩的暴烈世界

對於熟悉風車草劇團的觀眾來說，正在上演的新作《狂情》(Crave)絕對是令人意外的嘗試。善於詮釋流行文化的風車草擯棄以往的表演風格，與進劇場合作，共同走進英國當代著名女編劇薩拉凱恩的文字世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 圖：風車草劇團提供

### 突破表演框框

薩拉凱恩(Sarah Kane)是英國當代最受爭議的編劇之一，其作品尖銳、前衛，令人戰慄。《狂情》是她的第四個作品，全劇只有一幕，四個角色只用A、B、C及M作代號，沒有線性的故事表達，沒有人物設定，只有密集、詩意、高度凝煉的語言對白。首演當晚，梁祖堯、邵美君、湯駿業與黃呈欣四個年輕演員，在小小的舞台上瘋狂地念誦台詞，配上十分形式化的肢體動作，營造出充滿能量的舞台空間。有時似乎是自言自語，有時似乎是你問我答，有時又是集體的沉默與文字的空響。那些語言，不是溫柔的詩，而是充滿了痛苦、狂迷、悲鳴、進退維谷與虛無，極度直率得幾乎能夠割傷皮膚。於是在小小的舞台空間中，好像充滿了不安定的魂靈，扭打着逼近情感的邊緣，就要崩潰。

正如導演陳麗珠Bonni所言，好的演員加上充滿力量的文本，光是對白往來就已經足夠精彩。《狂情》在歐洲的演出中，不乏四人坐在椅子上整場只是念說台詞的處理方法，只是香港觀眾能接受這種表演風格嗎？

正是考慮到這一點，陳麗珠為演出搭建出一個「視覺文本」，希望通過演員的肢體表達，配合舞台設計和意象，為觀眾搭建進入劇作的橋樑。「這個戲本身是甚麼舞台指示都沒有的，所以用身體來表達只是這次的處理方式。翻譯成中文，已經流失了原劇本的一些意義。再考慮到風車草的觀眾、香港觀眾，我希望有辦法讓他們在感情上和精神上投入70分鐘，投入那麼高強度的文字中，讓他覺得腦子會飛到

其他地方去。於是我用一種視覺上的表達，來給他多一些空間，希望他們的參與感與興趣會更強些。那些台詞，也不只是用腦子來接收，而是在視覺上也可以聯繫起來理解，更加形象化。」

陳麗珠說，這次的合作其實花費了很多時間來斟酌，「既然想要合作，就不是做party，不是只是celebration，而是不如去做一些我們平時不大會做的東西。尤其對他們四個，對於演員，這個文本真的很有挑戰性——演員是甚麼，表演是甚麼，都要在這次嘗試中重新檢視。那個困難度，真的用掉所有已有的知識和技巧，要繼續走下去，就要不斷更新自己。」

風車草的三位演員，在觀眾心中已建立起十分鮮明的個人形象。在排演的過程中，陳麗珠也嘗試引導他們突破自己慣常的表演模式，同時希望他們對文本的理解能夠不只局限於對字面上情感的體驗與投入，而深挖到更下一層。湯駿業說，在排練中他們要時常提醒自己不要跟着台詞的詩意不經意地表達出「充滿詩意」的身體姿勢，好像優美卻流於膚淺。「因為劇本很真實很直接，這樣做反而顯得虛假，Bonni就經常提醒我們這點。當字面很浪漫時，演員很容易就去表達浪漫的感覺，但其實劇本深層的意義可能遠不是這些。」

出來的結果如何？也許不是一百分，但陳麗珠的確看到演員離開自己的界線往前跨進一步。「過程最重要。」她說，與薩拉凱恩一起的這段旅程，對大家來說都是



一次成長。

### 觀眾與演員的探索旅程

演出《狂情》，對四位年輕演員來說，的確是一大挑戰。梁祖堯說，這大概是風車草劇團演出中，在表演上最歇斯底里的一次，「大家負責不同的情感，但《過山車》都是一起坐，在一個普通的愛情戲、或是音樂劇中不會接觸到那麼歇斯底里和濃郁的情感。」剛開始排戲時，他看劇本看到怕，覺得幾乎看不明白。真的再去研究，試着不帶邏輯地去接受，反而進去多一些。「到現在，我認識的薩拉凱恩是，她想要去表達在那個狀態中很多很多很濃郁的情感，但是那一刻外面沒有人明白她。她在《狂情》前的幾個劇本都是有些故事的，這個則完全是形式化地去寫她那個時刻的狀態。其實只要感受她，不需要明白她，都可以和她做朋友。這就是現在的我所理解的薩拉凱恩。」

湯駿業則借由這次演出，重新打開認識薩拉凱恩的大門。讀書時，聽到最多關於這位劇作家的，是她的憂鬱、自殺、憤世嫉俗。現在真正接觸劇本，他才發現這些全不是重點。「人們很容易挑選一些表面的東西，比如她的自殺和憂鬱症來理解、

標籤她，但真的看劇本，她不是要告訴別人她有多抑鬱，有多慘，而是想要問問題——生存是甚麼？我們應該怎麼去面對？她不知道答案，但是她想問。和Bonni一起排戲的過程，就像打開一扇門。當面對劇本，當這位劇作家的生活和世界一拳拳打過來的時候，我們聯想到我們在香港的生活，或是苦到極致的痛苦，會發現劇中的情感和我們的生存很一致。」

《狂情》的語言極度詩化，四個人物沒有明顯的角色設定，他們之間的關係、密集語言所鋪陳出來的世界，就像是薩拉凱恩的秘密花園，邀請觀眾與演員一起經歷探索的旅程。其實，薩拉凱恩生前親自排此劇時，曾經給出具體的設定，方便演員把握角色，但那是主創者們不能言說的秘密。「過程最重要。」陳麗珠說，「劇本真的要演員自己一步步去找，那種發現才是真正的明白。就算是給出十篇文章，或者她一早寫出一篇劇本分析出來，都只是知識上的了解。這個旅程本身就是薩拉凱恩想要「聊天」的過程，她希望演員和觀眾一起去走這趟journey，我們也應該尊重她的意願。」

湯駿業說，這劇本好像十分不生活化，但表達的東西卻無比真實。這也許就是文

### 狂情

加開三場：7月20至21日 晚上8時  
7月22日 下午3時  
地點：香港藝術中心壽臣劇院

本的力量所在。「如果劇本想要詰問的是生命是甚麼，或者生命對我們做了甚麼，那台上的四把聲音就正代表了四種立場、四個經歷，一起去問這個問題。」他說。邵美君則說：「整個演出，我們四個人都在台上不停地互相影響，每一秒鐘都互相牽動，所需要的投入度和集中度高很多，這也是我們少有的四個人沒有離開過的演出。讀書的時候，老師總是說，作為演員，我們生活的時候都在找材料，做這個戲好像就在經歷這個過程。生活中，劇中的對白會不自覺地浮現出來，真的體驗到老師所講的，戲裡面的東西其實和我們的生活很近。」

整個演出，演員能量爆發得很厲害。黃呈欣所飾演的長髮女孩，更是用極度激烈的身體語言來表達內心情感。一直渴望這種表演方式的她，卻覺得自己是四個演員中最舒服的一個。「如果說身體最辛苦的，其實是梁祖堯，我動得很厲害，他則不能動。我們都是先找到內部的東西，再把它外化，我更加容易透過身體去抒發，不像他們需要更壓抑一些去表達。」

### 活動推薦

#### 絃談——港台音樂對話

由香港中樂發展基金會主辦，香港彈撥中樂團、台灣九歌民族管絃樂團將合作演出的《絃談——港台音樂對話》音樂會，將於2012年7月21日(星期六)晚上八時，在沙田大會堂演奏廳舉行。是次音樂會邀請到中國國家一級指揮家瞿春泉先生指揮。希望在促進港台中樂文化交流同時，亦與樂迷們共度美妙的音樂之夜。機會難得，不容錯過。

時間：7月21日 晚上8時  
地點：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查詢：27823332



#### 劇場空間《珂廬謀殺案》

英國推理小說女王阿嘉莎·克莉絲蒂的舞台劇作品，六角關係，七個人愛得一塌糊塗……女影星維濃嘉·姬兒假借機會，走進亨利·英格爾爵士位於倫敦郊區的大宅，遇上舊情人祖漢·祁士陶，並向他發出最後通牒，若不重修舊好，其他女人也不會得到他。數分鐘後，祖漢被槍殺，而他的太太葛蒂·祁士陶卻拿着手槍站在祖漢旁。真相似乎昭然若揭，但在《珂廬》裡，想要殺死祖漢的，卻不止一人……

沙田大會堂文娛廳  
2012年9月7至8日(星期五至六) 晚上7時45分  
2012年9月9日(星期日) 下午2時45分  
荃灣大會堂文娛廳  
2012年9月14至15日(星期五至六) 晚上7時45分  
2012年9月16日(星期日) 下午2時45分

查詢：22687325 (康文署)，25401011 (劇場空間)

### 香港大會堂

50周年 文、圖：周凡夫

#### 大會堂的前世今生——從大會堂的變化看香港(4)

## 港督爭辯 議員預言

港督柏立基爵士五十年前在大會堂開幕典禮致詞中，罕有地公開為興建大會堂爭辯，在演詞中段，首先引用了詩人雪萊頌讚雅典之詩句：「城池幻如雲，聳起紫巖邊，銀光浮堡壘，雉堞何井然」。然後據此發表他對當時香港發展的看法：

「就本港而言，百年來各種族居民藉其齊心協力經營，卒在此荒涼之石島上巍然建立一座列為寰宇名城之大都市。百年前之居民中縱使有從周圍之『紫巖』與『銀堡壘』中獲得靈感者，亦不會料到此城市能發展至今日之程度……」

此等新填土地乃藉努力與技術從海洋之領域中贏取者，所有高聳之建築物中，大部分皆歸於工商業使用，此為恰當之安排，蓋全港之財富與幸福大部乃繫於工商業之手也。此外更有若干高聳建築物乃用作容納管理此大城市之機關者，亦有用作教堂學校醫院者。此等建築物對全城均屬必要……惟在林立之建築物中，只有此一係負有獨特之任務者，其任務為使市民能參與各式各型之藝術活動，從而獲得確當之歡愉。此建築又將成為文化中心，俾市民能進內參加社交聚會，或潛心靜讀，或陶醉於曠神怡之事務中……

市民在閒暇時可以在此享受圖書館、博物館、美術館、展覽室、音樂廳、劇院以及演講室所有之一切設施。或者有人以為此等設備乃奢侈品(事實上已有入如此說)，主張將其延擱至經濟力較為充裕時始予以實現。但余與大多數市民俱認為吾人不應擱置此等設施之實現。劍橋大學前副校長暨香港大學榮譽法學博士物脫斐特爾教授曾云：「吾人若謂可以延擱哲學家所指之『美滿生活』直至世界達於更快樂之境，或者環境更適合時予以實現，則此種主張，殊非明智，蓋人類間較崇高之企望焉可以延擱乎？」有等善辯者強調「吾人在此時代切莫偽言需要藝術，蓋社會狀況既如是凌亂，試問如何有此閒情逸致以尋章摘句乎？」余亦曾聞人言謂「吾

人必須將所有藝術擱置一邊，直至世界上民主制度能安全建立為止」。幸而人類以往並不採用此種態度，否則人類文明無從產生，而吾人亦無從承受祖先之文明理想矣。余從來不以為造物者曾經許諾人類使其必能過着無懷氏之民之快樂生活，成者必能生活在一個大公至正之世界中。事實上人類無時不從艱難險阻中擷取文化之成果，有如從懸崖峭壁上攀摘鮮花。即使世界瀕於危殆之深淵，然而絃歌之聲亦不能因此而遂告絕響。……」這篇演詞的中譯，可說是當年殖民地「中文師爺」半文半白的譯作代表，演詞中陳列的爭辯觀點，今日看來，仍有「歷久常新」之感。

### 戲院擔起多元任務

「常新」在於現今很多人已不知道的是，舊大會堂拆去，新大會堂未落成的二三十年真空期，香港大型公眾活動和官方活動都在戲院舉行。

當時內部設計據說仿照英國皇家歌劇院的中區娛樂戲院，兼具有聲電影及歌劇院功能，擁有樂池，二樓有貴賓廂座，多位港督都在此宣誓就職，不少官方集會、國慶活動等都在此舉行。位於皇后大道中的中央戲院的大堂，和向西一邊的側堂，則是舉辦書畫展覽的熱門地方；銅鑼灣的利舞台戲院則是不少海外音樂家、樂團來港演奏之所，甚而學校畢業禮亦會於上午在戲院舉行。新的大會堂落成後仍有不少民間集會安排在戲院進行，特別是帶有政治色彩的活動，不易進入大會堂，仍安排在戲院內「演出」。

### 張有興的預言展望

今日回看柏立基的「辯詞」，從「戲院」進入「大會堂」確是很大的變化。其時身為市政局議員(後任主席)的張有興，對此更是「洞悉先機」，於大會堂啟用當日出版的《南華早報》十六頁大會堂



港督柏立基為大會堂主持奠基典禮。(1962年2月)

特刊中，便以《A View From 'The 60s' The City Hall Citizenship》為題，寫出他對大會堂的期待與展望。文中這樣說：「大會堂的設施最現代化，可以媲美亞洲或世界任何地方。香港的中國人，今後將有很多機會欣賞到最上乘的西方音樂、歌劇、戲劇和視覺藝術。著名的倫敦管弦樂團應邀在大會堂開幕禮上演出，只不過是一個開端，今後大會堂將會陸續替市民安排更多精彩表演。」

大會堂內的公共圖書館，在數年後將發展成為香港文化生活的焦點。我們希望不久的將來，香港可以舉辦一個亞洲藝術節，而且，在適當的時候，策劃舉辦國際藝術節，甚至國際博覽會，亦非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文末更作出這樣的展望：「展望將來，我們期望大會堂在加深和開導港人的公民意識上，能成為一個媒介，而且，更加期望街坊會、同鄉會、地區協會、商會和其他社團能多加利用大會堂，時代巨輪緩緩向前推進，香港民主政制正在發展中，它維護了港人的個人自由、法律規條和具有優良傳統的中西方政治思想。」(中文譯文載於大會堂二十周年紀念特刊，P85-86)

張有興的「預言」不僅很快實現，大會堂亦見證了香港民主政制選舉發展，和公民意識的提升，此後多年來一直是市政局選舉和立法局選舉的投票及點票中心，成為香港政制發展過程中的見證者；不過，他期望更多不同組織社團多加利用大會堂，卻很快便發現，大會堂各種設施已供不應求，他列出來的街坊會、同鄉會等組織，很快便發覺在計分制推行後，要租用大會堂很難成功呢。(待續)